

Ишук Миньвань, Ноломьбай, Узунь Цындун. Миндаг  
Хургань Юннинь Байди Цяоши — и Миндаг метань  
целуань Цюдог Хуаньвань (= исправления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к надписи ка столу микелого времни из храма Зонкин  
в [местности] Хургань: разоблачение живых утверждений

## 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

советских ревизионистов с помощью неопровержимых исто-  
рических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 // Клоуз от себе бао, 1975. №2.

钟民岩 那森柏 金启琮

(中央民族学院)

(内蒙古大学)

### 目 次

前言

壹 《永宁寺记》校释

一、汉文碑文校释

二、蒙文碑文校释

三、女真文碑文校释

四、碑侧四体文字注音

贰 《重建永宁寺记》校释

### 前 言

从十七世纪中叶起,沙俄的侵略魔爪便伸向我国的黑龙江流域,遭到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之后,才被迫暂时收缩回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凶恶而又狡诈的沙俄侵略者加入其他帝国主义侵华行列,从北方下手,吞并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625—626页)历史事实完全证实马克思的正确论断,老沙皇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苏修叛徒集团把马列主义抛到九霄云外,从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需要出发,以卑鄙的手段篡改历史,充当老沙皇侵华的辩护士。它们公然胡说老沙皇侵占黑龙江流域的土地是“无人居住和不受任何管辖”的地方,或者说这些地区都是俄国人开发的,力图否认老沙皇是侵略者<sup>1)</sup>。

1) 别斯克罗夫内,谢·齐赫文斯基,弗·赫沃斯托夫:《论俄中边界形成史》,《国际生活》1972年第6期。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sup>1)</sup>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是我国各族人民生活斗争的地方。公元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唐朝政府就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内设置了行政机构<sup>2)</sup>，以后，又一直在历代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便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永乐十一年（1413年），中国明朝政府遣官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特林）修建永宁寺，刻石立碑，曰《永宁寺记》。宣德八年（1433年）重建永宁寺时，又镌刻《重建永宁寺记》。谁也不能否认，这寺是中国的寺，这碑是中国的碑。

《永宁寺记》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昔辽、金、聘民安故业，皆相庆曰：□□今日复见而服矣”。辽代，黑龙江流域隶属于东京道，下设五国部节度使负责军政事宜。金代划入上京道，下设蒲与路、胡里改路和恤品路，管辖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sup>3)</sup>《元一统志》说，奴儿干、哈州（阿纽依河口附近）等城“皆辽金之旧”，与“碑记”两相印证，完全符合。元灭金后，出兵黑龙江下游，直至海外库页岛。在奴儿干设“东征元帅府”。据《元史·地理志》：“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明代继承辽金在我国东北的统治权。碑文载明，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在黑龙江下游“开设奴儿干都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在这里“依土立兴卫、所”，对各部族酋长“授以官爵、印信”，“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由于当地各族人民“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诸般衣食之艰，不胜为言”，故明政府遣官“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使之“不饥不寒”，“莫不朝贡内属”。有关奴儿干都司的设立，除《永宁寺记》所载之外，尚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与它相印证。

永宁寺虽早已废墟，而两块明碑，巍然耸立于黑龙江下游的特林崖上近五百年，久为中外人士所共见。这个事实老沙皇无法抹煞掉，新沙皇想要抹煞也是徒劳的。

俄国人尼·哥·斯帕法里（1625(?)—1635) — 1708) 于 1675—1677 年在中国旅行期间就提到这些石碑。他说：“二十年前，在黑龙江上和黑龙江口同中国人打仗过的我们的哥萨克人告诉我们：沿河上溯两天路程有一个悬崖上平整出来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重逾 20 普特的中国吊钟；在那里，他们还在三个地方发现带有汉文铭刻的石碑。当地居民告诉他们，古时候有一个中国皇帝从海路到了黑龙江，并且在那里留下了这个铭刻和钟作为纪念和标志。”<sup>4)</sup> 虽然，斯帕法里对碑文的内容一无所知，但他承认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有中国吊钟和石碑这一历史事实，较之新沙皇略胜一筹。

最早把永宁寺碑的内容传播开来的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浙江山阴人杨宾。他去奴儿干省亲归来后著《柳边纪略》一书，书中有下列一段记述：

己巳年，人传飞牙喀一碑，本属汉文而译为满，不能录大要。其地为二岗国。十年教养之后，立此碑版。后书东唐国镇守满种山，将军马元亮。又有都指挥同知官名。<sup>5)</sup>

杨宾文中所说的己巳年，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飞牙喀”是清代满族对黑龙江奇集以下以特林为中心的吉列迷人的称呼<sup>6)</sup>。所谓“飞牙喀一碑”即指此碑建于“飞牙喀”人居住的地方。“二岗国”显然是《永宁寺记》中“奴儿干国”的异译，只是把人声字“奴”省略了。“其地为二岗国”这就进一步明确指出此碑立于奴儿干。明代于其地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并建寺立碑，所以才有石碑留存下来。杨宾所记之碑既然在飞牙喀地区，又称“其地为二岗国”，则其为奴儿干永宁寺碑是毫无疑问的<sup>7)</sup>。

再从杨宾所记碑文的内容来看，与《永宁寺记》也是一致的。“十年教养之后，立此碑版”一语，当即《永宁寺记》中所说的，“十年冬，天子复命内官亦失哈等载至其国。……故为文以记”的主要内容。至于“都指挥同知”的官名，正是指的《永宁寺记》最后一行“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康旺”。

由此可见，杨宾《柳边纪略》中所记的“飞牙喀”或“二岗国”一碑，无论从碑的所在地或碑的内容来考证，指的正是明代奴儿干《永宁寺记》。杨宾是永宁寺碑记内容的最早传播者。麦利霍夫胡说“发现和首先研究该碑的荣誉属于俄国的研究人员。”<sup>8)</sup> 这种颠倒是非的拙劣手法，已被铁的历史事实无情地揭穿了。

一八〇八年，日本人间官林藏受幕府之命进入我国黑龙江下游“探险”，行经特林崖下，还看到这两块碑耸立在岸上。<sup>9)</sup>五十年后，美国人柯林斯登临永宁寺故址，曾对这些“古老的碑碣”作过记录和描绘。<sup>10)</sup>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清朝官员曹廷杰奉命到被沙俄侵占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进行调查，在行抵特林时，对永宁寺附近作了详细记载，并将碑文拓回。他写道：特林山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八）年重建永宁寺记，皆述太監亦失哈征服奴儿干及海中苦夷事”。他又写道：“敕建永宁寺碑阴有二体字碑文（即蒙文和女真文）。其碑两旁有四体碑文（即汉、蒙、藏、女真），惟‘唵嘛呢叭咪吽’六字汉文可识，余五（三）体俱不能辨。”<sup>11)</sup>曹氏拓本刊载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编纂的《吉林通志·金石志》中。随着碑文的流传，明代东北疆域直抵“奴儿干、北海”这一史实，更是昭然于世了。俄国人瓦西列夫在译释永宁寺碑记之后，于一八九六年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说，中国的明朝在黑龙江流域

1) 《柳边纪略》卷四。1936年国文学库据《鹤斋丛书》本重印本。

2) 飞牙喀是满族对“吉列迷”、“吉里亚克”或“尼夫赫”的称呼。据故宫博物院藏清文《黑龙江流域图》奇集嘎山下注：“奇集嘎山是费雅喀部这边的界线”。故“飞牙喀”是在奇集以下以特林为中心的地方。

3) 参考乌居龙藏《奴儿干都司考》，《燕京学报》第33期，1947年。

4) 麦利霍夫：《明朝对女真的政策》，引自《中国与邻国》268页。

5) 间官林藏：《东鞑纪行》50页，东京，1942年版。

6) 柯林斯：《阿穆尔河纪行》第五十六章，纽约，1860年版。

7) 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记要》，据《辽海丛书》本，第22页。

1)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

2) 参见《旧唐书·薛平传、渤海薛嗣传》；《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3) 参见《辽史·营卫志下》；《金史·地理志序》；《金史·地理志·上京路》。

4) 尼·哥·斯帕法里：《到中国的路线》，转引自巴迪里：《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24页，1919年。

“创设了行政机构，把奴儿干改为相当于省的都司。”<sup>1)</sup>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声称，十七世纪以前黑龙江流域“不属于中国”，“不受任何人管辖”，妄图以谎言抹煞历史的真相，实在是枉费心机。

日本人内藤虎次郎曾致力于永宁寺碑记的研究工作。他在一九〇〇年发表的《明东北疆域辨误》一文中，得出公正的结论：“奴儿干之地，不可说在明疆域之外。”<sup>2)</sup>一九二九年，内藤虎次郎参阅几种照片和拓本，增补了《吉林通志》所未录出的永宁寺二碑记的文字。其后，我国罗福颐和日本园田一龟各对碑文进行了一番校录，增补若干文字，并将他们的录文分别收入《满洲金石志》和《满洲金石志稿》中。

此次，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内藤虎次郎、鸟居龙藏的照片，参阅其他的照片和录文，以及蒙文和女真文碑记的汉译文，逐字逐句进行反复校订，识出一些前人未识出的字，并订正若干字。凡对以往录文更易之字，酌加注释，说明原因。经过校订后，《永宁寺记》补正五十余字，《重建永宁寺记》补正二十余字。这次整理出来的录文，《永宁寺记》正文只缺四十个字，《重建永宁寺记》正文有十九个字待识补。我们还将蒙文和女真文碑记详加校订与译释，并对该碑四体字“六字真言”分别作了注音。蒙文碑记录文比以往的录文增补四十余字，订正二十余字，女真文碑记亦有四十余处（每处一二字或三五字不等）进行了补正。由于碑记照片不清，有些字难以识出，尚待今后识补。我们殷切希望同志们共同努力，使永宁寺碑记的补订工作臻于完善。

## 壹 《永宁寺记》校释

### 一、汉文碑文校释

《永宁寺记》撰刻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碑高179厘米，宽83厘米，碑侧广42厘米。正面额题“永宁寺记”，横写，大字正书。碑文竖刻，凡三十行，正书，行六十二字，六、七、十二行顶二格，十一、十五行顶一格。二十行至三十行载职官姓名，比正文低十九格起书，字体较小。

碑文尽可能用今体字排印，另加标点、分段。缺文以方框为记；可以补出的，外加方括号；字数不明的，以删节号为记。碑文中的小号数字是碑文行次。

#### 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一

伏闻天之德高明，故能覆幬；地之德博厚，故能持载；圣人之德神圣，故能悦近而服远，博施而济众。洪惟我二朝统一以来，天下太平五十年矣。九夷八蛮，[梯]<sup>3)</sup>山航海，肩舁接踵，稽

1) 巴迪里：《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29页。

2) 内藤虎次郎：《读史丛录》，第87页。

3) 诸录本皆未录此字，唯园田一龟《满洲金石志稿》（以下简称《志稿》）于□上方注“梯”字。今核对诸拓片影本，该字尚存“梯”的左旁右上残笔。

颡于三闕廷之下者，民莫敢举。惟东北奴儿干国，道在三译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皆闻风慕化，未能自至。况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野人养[鞞]<sup>4)</sup>□，运□□□物，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好弓矢。诸般衣食之艰，不胜为言。是以五皇帝敕使三至其国，招安抚慰，□□安矣。六圣心<sup>5)</sup>以民安而未善，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昔辽金聘<sup>6)</sup>民安故业，皆相庆曰：□□今日复见而七服矣<sup>7)</sup>。遂上□朝□□□都司，而余人八上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帛，大赉而还。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

十年冬，九天子复命内官<sup>8)</sup>亦失哈等载至其国。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饌<sup>9)</sup>，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一〇上[复]以金[银]等物[为]择地而建寺，柔化斯民，使之敬顺——太祖以圣□为相之[瑞]。十一年秋，卜奴儿干西，有站满泾，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国之老幼，远近济济争趋——□□高□□□□威灵，永无厉疫而安宁矣。既而曰：“亘古以来，未闻若斯。—三圣朝—西天□民之□□□上忻下至，吾子子孙孙，世世臣服，永无异意矣”。以斯观之，万方之外，率土之民，不饥不寒，欢忻感戴难矣。尧舜之治，天[率]蒸民<sup>10)</sup>，不过九洲之内，今我一五□□□□□□□□，蛮夷戎狄，不假兵威，莫不朝贡内属。《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正谓我一六[朝盛]德无极，至诚无息，与天同体。斯无尚也！无盛也！故为文以记，庶万年不朽云尔。—七

1) 诸录本或缺此字，或作“利”。今细审照片，尚能看出“鞞”的上部笔划。

2) 诸录本或缺此字，或作“辽”，但细加识别，实为“运”字。

3) “皇帝敕使三至其国”句，罗福颐《满洲金石志》（以下简称《志》）作“□□佛法女真国”，《志稿》作“□□□至其国”，二书皆漏录顶头一格，故字数与原碑不符。《志》将碑面嵌折纹误作笔划，故把“三”字看作“法”字，“使”字看作“佛”字。今细核碑拓，证以蒙文相应处为“皇帝敕三次遣使”，女真文亦为“皇帝敕三次遣使”，汉文碑文第六行顶二格书，为“皇帝敕使三至其国”。

4) “圣心”二字在第七行顶二格处，十分清楚，诸本皆漏录。蒙文作“君之圣心”，女真文作“君心”，可与汉文碑文相印证。

5) “聘”字《志》作“时”，《志稿》作“佛”，据鸟居龙藏影本，该字左旁清晰可辨。按“聘”字一作“前”解，“聘民”即前代之人；一作“世代相沿”解；如“聘人”，指世代相袭的历算家。此处“辽金聘民”，意思是辽金所辖的奴儿干地方人民的后裔。

6) “皆相庆曰：□□今日复见而服矣”句，《志》作“皆相□□□□今日复见而□矣”，《志稿》作“皆为尧舜之风，今日复见而服矣”。《志稿》误。经放大细辨，第三字实为“庆”字无疑，其前一字为“相”，清楚可辨，《志》已录，其后一字为“曰”，排除碑面裂纹，亦可看清。

7) “内官”二字，《志》、《志稿》误作“中官”。按碑文七行、十九行皆作“内官”。宣德碑七行亦作“内官”，九、十二、十七等行作“太監”，无有作“中官”之处，详核碑文照片，此处实为“内官”。

8) 饌，《志》、《志稿》作“食”，从放大碑片来看，食之右旁尚存“巽”字残笔。

9) “上复以金银等物为”数字，诸本皆未录出。详辨识之，“上”、“金”、“等”、“物”四字字迹犹清楚，按碑文第十行，未清格即提行，可知第十一行首字必抬格。蒙文、女真文碑文与此相当的为第十行，皆抬格。蒙文为“君复以金银诸物建寺”，女真文为“[皇帝]以金银财物建寺”。可见“上复以金银等物为择地而建寺”是不错的。

10) “天率蒸民”句，《志》、《志稿》皆作“大□□□”。“大”是“天”漏一横，“率”“蒸”二字犹存残笔，“民”字已不可辨。按《诗》有“天生蒸民”句，那桓当是引用此句。

永乐十一年九月廿二日立<sup>1</sup>—八

钦差内官：亦失哈<sup>2</sup>、[成]□胜<sup>3</sup>、张童儿、张定安

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张旺<sup>4</sup>—九

抚总正千户：王迷失帖、王木哈里 玄城<sup>5</sup>卫指挥：失秃鲁苦、弟秃花、妻叭麻<sup>6</sup>—〇

指挥：哈彻里、□蓝、王谨 弗提卫指挥签事：秃称哈、母小彦 男弗提卫千户：纳蓝<sup>7</sup>—一

千户：吴者因帖木儿、宁诚、马兀良哈、朱诚、王五十六、□□、黄武、王□君、□□□……二

百户：高中、刘官永奴、孙□、□得试奴、李政、李敬、刘赛因不花、傅同、王□里帖木、韩□、张甫、金卫、□原、高迁、叶胜、□□……三赵锁古奴、王官音保、王阿哈纳、崔源<sup>8</sup>、里三<sup>9</sup>、□□□、□[杖]、康速合、阿卜哈、哈赤白、李道安、□道、阎威□ 总旗：李速右<sup>10</sup>—四

所镇抚：王溥、戴得贤、宋不花、王速不哈、李海赤、高歹都、李均美 都事：席□ 医士：陈恭、郭奴 □总吏：黄显、费□—五

监造：千户金双顶 撰碑记：行人铜台邢枢 书丹：宁宪 书蒙古字：阿鲁不花 书女真字：康安 钻字匠：罗泰安<sup>11</sup>—六

来降快活城安乐州千户：王儿卜、木答兀 卜里阿卫镇抚：阿可里、阿刺卜 百户：阿刺帖木、□纳 所镇抚：赛因塔、把秃不花、付里住、火罗孙<sup>12</sup>—七

自在州千户：□刺□、哈弗□的、阿里哥出 百户：满秀□

木匠作头：石不哥儿、金卯白、揭英 粧塑匠：方善庆、宋福 漆匠：李八回……二八  
□匠：□□、黄三儿、史信郎 烧砖瓦窑匠：总旗熊闰 军人张猪弟 泥水匠：王六十、张察罕帖木<sup>13</sup>—九

奴儿[干]都司<sup>14</sup>都指挥同知：康旺 都指挥签事：王肇洲、佟答刺哈 经历：刘兴 吏：刘

- 1) 诸录本皆未录日期，今细辨该处，“廿二”二字隐约可识。按蒙文碑文之末，所署日期为“二十二日”。汉文该处只合两格，则为“廿二”无疑。
- 2) “钦差内官亦失哈”，《志》作“钦差 亦□□”，《志稿》作“钦差□□□□□□”，但从放大碑拓照片看，实为七个字，其中“钦差”、“亦”三字最清楚，“内官”、“哈”三字，虽碑面漫漶，但轮廓笔划完整无缺，唯“失”字剥蚀，仅能看出“夫”的痕迹。
- 3) 诸录本于“亦失哈”后，便录“张童儿”，实则其间尚有七格的距离，当系漏录一人名。今核出为“[成]□胜”，按《朝鲜实录》世宗十三年八月条载：“内官昌盛、张童儿、张定安尝一同奉命往东北。”[成]□胜可能即“昌盛”。蒙文碑文译名是 gidaq-a，女真文碑文译名疑作“扎答申”，与“[成]□胜”音相近。
- 4) “玄城”二字字迹较易辨识，然诸录本皆付阙如。考“玄城卫”始载于《明实录》永乐十二年，较碑文晚见一年，诸家故存疑不录。近年研究者，亦有指出该处为“玄城”二字。又考《明实录》正统元年二月条载：“玄城卫同知秃路苦子朵儿哈，兀者卫指挥同知萨哈连子托因帖木儿，俱奏职”。其“秃路苦”即碑中“失秃鲁苦”的另译。他的玄城卫指挥之职，二十四年后已由其子荫袭。可见此二字确为“玄城”。
- 5) “崔源”诸录本作“崔□”。“源”字笔划未缺损，排除疑痕，可见其原貌。据碑文，崔源时为“百户”，宣德八年时陞为“指挥”，景泰元年卒时官至“辽东都指挥”。据《崔源墓志铭》崔源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则永乐十一年(1413年)时为21岁，其以“百户”应征往奴儿干，甚合。
- 6) “里三”，诸本录作“鬼三”，误将碑面折裂痕视作笔划所致，今改正。
- 7) “奴儿[干]都司”五字，诸本皆未录出。今据拓照片影本放大细核，“奴”字就可辨识，下四字尚存残迹，联系下文，当为“奴儿干都司”无疑。

妙胜<sup>15</sup>—〇

## 二、蒙文碑文校释

蒙文碑文刻在《永宁寺记》的碑阴，自左至右，竖写十五行，占碑阴的半面。碑阴额题蒙文“奴儿干永宁寺”。蒙文碑文是汉文《永宁寺记》的摘译，并不是全译，所以，内容较汉文碑记简略。

释文采用国际音标。便通的几个符号如下：

◌◌◌ ◌◌◌ ◌—低一些，也稍后

### 蒙古文碑记汉译

大明皇帝敕于奴儿干地方建立永宁寺碑

伏闻天高而明，故能覆；地[博]而厚，故能养亿万生灵。—皇帝之……，致万民生息于安乐，……近者……二皇帝御宇以来，天下太平五十余年矣。九夷八蛮……惟东北奴儿干国之三吉列迷诸种野人，闻天下太平，欲往叩拜，祇因路远，未能自至。四皇帝敕三次遣使，俾人民皆安居乐业……五君之圣心……使人民安宁……。永乐九年春月，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人，乘巨船二十五艘，至奴儿干地方，开设都司衙门，官吏六……其地之民皆安乐，人每如日升于天般欢喜。又百余人晋谒……授以官爵、印信……七令其故土设立万户衙门，使之统帅旧部人民。

永乐十年冬月，遣内官亦失哈等，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八苦夷诸民，男女赐以缞衣……器用，大小老幼……欢喜……九君复以金银诸[物]建寺，俾地方人民平安，皆归以善。永乐十一年秋月，于奴儿干西满泾站之左，—〇其山高而秀丽，在旧有之观音堂外，造寺塑佛。远近之人，叩头祈福，皆安乐矣。自古以来，—未有恩养人民如此至尽者，[吾]子子孙孙岂能不臣服而持异意哉。故为文以记，庶万年不朽云尔。—二

大明永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立—三

钦差内官亦失哈……张……张定安—四……和千户百户创建都司之奴儿干……皆书载于汉文。书蒙古文阿鲁不花—五

tedzijedzi  
养

ᠨᠦᠷᠭᠡᠯᠢ ᠵᠢᠭ ᠨᠢᠭ ᠰᠤᠮᠤᠯᠡ  
nurgel juḡ nig sümle  
奴儿干永宁寺

①和现代蒙古文不同，此碑文不区别《ㄣ》(调中为《ㄣ》，调末为《ㄣ》)与《ㄣ》(调中为《ㄣ》，调末为《ㄣ》)，只用前一种字母形式；我们在本文里转写时，根据情况分别用 [ɣ1]、[ɣ2] 标记。在 13、14 世纪的蒙古文(即所谓“回鹘蒙古文”，下同)文献里，这两个字母的使用情况就不大一致：《成吉思汗石》(约 1225 年)同标有区分符号的字，而《完者都汗致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普书》(1305 年)和《笋竹寺云南王令旨碑》(1340 年)则不用标有区分符号的字。明洪武年间编着的《华夷译语》里写“哈儿”(手)，“哈喇”(黑色)等字，用的是同一个“哈”字。

②这个调早在 13 世纪的文献(如《黄由汗重》等)和 14 世纪的文献(如《完者都汗致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普书》等)里出现，其拼写形式就是这样(即只用辅音字母)。我们在其他一些历史资料里，可看到与此不同的情况，即该词由元音的两个音节组成，如：八思巴字文献写巨得 [ɕɟarliaɣ]，明皇帝《诏阿札失里》、《敕僧亦都真藏卜》以及《捏怯来书》等写“札儿望”。当然，后者更好地反映了该词在蒙古语里的实际发音情况。但是，《ᠨᠦᠷᠭᠡᠯᠢ》这种借自回鹘文的书写形式，一直被一些蒙古人保留到 15 世纪，尽管它同实际口语语音有出入。

③蒙古语有元音和谐律，这种元音同化现象，在 15 世纪的蒙文正字法里有相应的规则。这个碑文就是按当时通行的一种正字法规则写的。地名《ᠨᠦᠷᠭᠡᠯᠢ》一语拼

写特殊，象是从别的民族语音译的。

④在这个碑文里，辅音字母《ㄣ》标记两个音素：[ɟ]、[tʃ]。这同当时使用该字母的情况相符。

⑤辅音字母《ㄣ》，在词首仍然按过去的习惯，标记 [j]，也标记 [ɟ]。

⑥现代蒙文为《ᠨᠦᠷᠭᠡᠯᠢ》。

⑦在这个碑文里，词首的《ㄣ》([ɕ]、[ɣ1])和《ㄣ》([ɕ])字形相似。

⑧音节末(词的最末音节除外)的《ㄣ》([ɳ])，当时有两种书写形式：一是用区分符号的——《ㄣ》字前面有一个尖(如：《ᠨᠦᠷᠭᠡᠯᠢ》)，一是不用区分符号的——《ㄣ》字前面没有尖(如：《ᠨᠦᠷᠭᠡᠯᠢ》)。

⑨《海考藏辽东大学所藏·明永宁寺碑阴·高居龙藏氏照片》(见《东洋历史参考图译》，以下简称高居龙氏所藏照片)有这个调。

⑩碑文照片上有《ᠨᠦᠷᠭᠡᠯᠢ》几个字，较清楚。根据上下文，与碑阳汉文对照，可译为《ᠨᠦᠷᠭᠡᠯᠢ》。

⑪日本学者长田夏树氏在《奴儿干永宁寺碑蒙古文真文释稿》(见《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以下简称长田氏释稿)中录为《ᠨᠦᠷᠭᠡᠯᠢ》，转写为“Jurran”，但不译注。在《浦盐·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拓》照片(见《满洲金石志稿》，以下简称金石志稿照片)上，《ᠨᠦᠷᠭᠡᠯᠢ》两个音节较清楚，在中间有《ㄣ》这样字迹，不象《ㄣ》([ɳ])辅音字母，作《ㄣ》([ɟaɳ])，整个词应读 [ɟudʒa:an]，译为“厚”。

⑫根据内蒙古大学所藏照片录的。

⑬这个词在历史资料里有两种写法：一是《ᠨᠦᠷᠭᠡᠯᠢ》，即这个碑文所采用的形式；一是《ᠨᠦᠷᠭᠡᠯᠢ》，即长田氏转写所依据的形式。

在照片上，因碑面浸蚀，此处《ㄣ》([ɳ])音节的辅音易被看成《ㄣ》([ɟaɳ])音节的元音《ㄣ》，而《ㄣ》和《ㄣ》([ɟaɳ])之间的联线，有一个弯是，又易被认为是个《ㄣ》([ɟeɳ])音节。但是，仔细对照几个照片时，清楚地看到前一种书写形式。

ᠨᠦᠷᠭᠡᠯᠢ ᠵᠢᠭ ᠨᠢᠭ ᠰᠤᠮᠤᠯᠡ  
nurgel-ü [ɟ...] tümen ulus [ɟ...] amuul(ɟ) ijar  
皇帝的 万 氏 安 寺 以

ᠨᠦᠷᠭᠡᠯᠢ ᠵᠢᠭ ᠨᠢᠭ ᠰᠤᠮᠤᠯᠡ  
teḡüben törügsen [ɟ...] qjirakin [ɟ...]  
那般 生了 近者

⑭在这个碑文里，词末的 [ɕ] 音素一律用《ㄣ》来标记(而不用《ㄣ》这个形式)。

⑮这个调出现于第 2、5、6、10 行，除第 10 行外，其他三处的《ᠨᠦᠷᠭᠡᠯᠢ》音节里缺一个元音《ㄣ》([a])，疑是镌刻遗漏。

ᠨᠦᠷᠭᠡᠯᠢ ᠵᠢᠭᠢ ᠵᠢᠨ ᠳᠤᠷᠠ ᠲᠠᠢᠪᠢᠭ ᠵᠢᠷ ᠲᠠᠨᠢ  
qaaan [ɟ...] tɟri jin dour-a taibig ijar tabin  
皇帝 天 的 下 太平 以 五十

ᠤᠯᠡᠭᠦ ᠣᠳ ᠪᠣᠯᠪᠠ ᠰᠠᠷᠲᠠᠭᠠᠯᠤ  
ülegü od bolba [ɟ...] sartaaul [ɟ]  
余年 已有 回回

ᠮᠣᠩᠰᠤᠯ ᠶᠢᠷᠭᠡᠳ ᠲᠦᠮᠡ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ᠶᠢᠷᠭᠡᠨ  
mongsul irged tümen ulus-un irgen [ɟ...]  
蒙古 氏 万 国 的 氏

ᠤᠮᠠᠷᠠ ᠳᠡᠭᠡᠶᠢᠨ ᠡᠲᠡᠭᠡᠳ ᠤᠨ ᠨᠦᠷᠭᠡᠯᠢ  
umar-a dsegün eteged-ün nurgel [ɟ...]  
北 东 方 的 奴儿干

⑯这是一个比较早期借入的汉语词“太平”。在转写时用了《ᠨᠦᠷᠭᠡᠯᠢ》([ɟaɳ]~[taɳ])音节，而没有用《ᠨᠦᠷᠭᠡᠯᠢ》([ɟaɳ])这个音组，这有一定的道理。

⑰《华夷译语》作“许列兀”其第一音节

ᠳᠠᠢ ᠮᠢᠭ ᠵᠠᠭᠠᠨ-ᠤ ᠳᠢᠷᠠ ᠵᠢᠷ ᠨᠦᠷᠭᠡᠯᠢ-ᠤᠨ ᠣᠷᠤᠨ  
dai miḡ qaaan-u dɟrla ijar nurgel-ün orun  
大 明 皇帝 的 勅 以 奴儿干的 地

ᠭᠠᠳᠳᠠᠷ-ᠠ ᠵᠢᠭ ᠨᠢᠭ ᠰᠤᠮᠤᠯᠡ  
gadgar-a juḡ nig sümle [ɟ...] bosuadzi  
于 永 宁 寺 主

ᠲᠢᠶᠠᠰᠤᠨ [ɟ...] ᠪᠠᠵᠢᠶᠤᠯᠪᠠ ᠮᠡᠬᠦᠵᠢᠨ ᠰᠣᠨᠤᠰᠠᠰᠤ  
tšiasun [ɟ...] bajičulba mekūjin sonušasu  
石 树 伏 田

[ɟ...] ᠲᠦᠷᠢ ᠥᠨᠳᠦᠷ ᠪᠣᠭᠡᠲᠡᠭᠡ ᠭᠡᠭᠡᠭᠡᠨ ᠭᠠᠳᠳᠠᠷ  
[ɟ...] tɟri ɛndür bögetele gegegen gadgar  
天 高 而 明 奠

ᠣᠷᠤᠨ-ᠢ ᠪᠦᠷᠬᠦᠨ ᠲᠢᠳᠠᠭᠤ ᠭᠠᠳᠳᠠᠷ [ɟ...]  
orun-i bürkün tšidaḡu gadgar [ɟ...]  
地 起 覆 盖 地

ᠪᠣᠭᠡᠲᠡᠭᠡ ᠳᠦᠵᠦᠳᠠᠭᠠᠨ ᠲᠦᠮᠡᠨ ᠠᠮᠢᠲᠠᠨ ᠵᠢᠷ  
bögetele dɟudʒa:an tümen amitan ijar  
而 厚 万 生 灵 以

元音是圆唇的。“许”在《蒙古秘史》里用来标记词首[hü]音。有的学者认为碑文的这个词不是书面蒙古语词，这种看法与事实有出入。

②是«w/»(con)的复数形式(现代蒙古语已不这样用)。在很多历史文献里，都有这样用的实例，如r

ᠳᠠᠶᠢᠨ ᠲᠠᠪᠤᠨ ᠣᠳᠤ — dajin tabun od “四十五年”(《宪者都开致法国国王菲力普的书翰》)

ᠳᠠᠶᠢᠨ ᠲᠠᠪᠤᠨ ᠣᠳᠤ — “二十余年”(《刺僧亦都真藏卜》)。

③在一些历史文献里有这个词，诸家对它也作过一些注释。本文根据《华夷译语·人物门》对译(《酒茶楼榭发·华夷译语》“回回”为“撒儿塔温”。在“温”字左上方应有一个小写的“丁”字，以表示边音[ɱ]。—那注)。

④在此处，碑阳汉文为“九夷八蛮”，碑阴文真文也是“九夷八蛮”几个字(其中“九”、“八”二字为意译，其余为音译)，而蒙文则先具体指出«ᠶᠠᠸᠠᠨ»、«ᠮᠠᠨᠠᠨ»等，然后在底下写上外延的«ᠲᠠᠪᠤᠨ»一语，来表示这个意义。我们可以在明皇帝《勅礼部行移安答纳哈出》一文里看到类似的实例。

ᠶᠠᠸᠠ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gilemi üdigen tgrī-jin dour-a taibin-i  
吉列迷野人天的下太平把

ᠰᠣᠨᠤᠰᠲᠤ ᠮᠣᠷᠭᠠᠨ ᠣᠳᠤ ᠲᠠᠪᠤᠨ ᠵᠣᠯᠠ-ᠵᠢᠨ  
sonustju mörgün odsu [...] gola-jin  
闻叩头欲往这的

ᠲᠠᠪᠤᠨ ᠵᠣᠯᠠ-ᠵᠢᠨ  
tudja kürün jadaba  
因为到未能

①②《金史》第二十四卷·地理志上所记在东北极吉列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的“吉列迷”、“兀的改”就是这一自称的音译。

③是表示“希望”“愿望”的第一人称动词形式。长田氏录文为«ᠣᠳᠴᠤ»，转写为“odcu”，即副动词。

④照片在«w/»和«-i/»之间有一可写进一个字母的位置，已残缺，看不出任何字迹，根据上下文，同时参考碑阳汉文意思，补入一个«-i/»(i)字母，整个词读为«w/i/»。

ᠶᠠᠸᠠ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gacan-u dylra jjar gurban-ta [...] eltfin  
皇帝的勅以三次使者

ᠳᠠᠶᠢ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djarudju irgen bügüde-ji amuculag  
遣民皆把安守

ᠶᠠᠸᠠ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jjar saaulcan ba- [...] ᠲᠠᠪᠤᠨ  
以居

①②③我们现有照片，在①处有字迹，看不大清楚，在②③处虽较模糊，但仍可辨认出«ᠲᠠᠪᠤᠨ»这两个词。长田氏释稿在上述三处录为«ᠲᠠᠪᠤᠨ»、«ᠲᠠᠪᠤᠨ»、«ᠲᠠᠪᠤᠨ»，转写、对译为：

ᠠᠩᠭᠠ ᠠᠮᠤᠷᠤᠯᠠᠭ [...] ᠵᠤ  
āngkḗ amurulang [...] ju  
平安奥之

④长田氏释稿录为«ᠶᠠᠸᠠᠨ»，只有转写(“bariba”)，没有译文，同时以这个词作为碑文第五行的最末一个词。我们现有照片，较清楚看到的只是词头部分«ᠶᠠᠸᠠ»(iḅa~iḅo)，此外，在这个以«ᠶᠠᠸᠠ»起首的词的下边，发现还有目前尚不能辨认的字迹。

ᠶᠠᠸᠠ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edgen-ü boada [...] sedgil-dür irgen-i  
居始望心于民把

ᠠᠮᠤᠴᠤᠯᠠᠭ [...] ᠵᠤᠯᠠ ᠵᠢᠰᠦᠳᠦᠭᠦᠷ  
安守永东第九

ᠣᠨ ᠬᠠᠪᠤᠷ-ᠤᠨ ᠰᠠᠷ-ᠠ-ᠳᠠ ᠨᠠᠶᠢᠭᠣᠨ  
on qabur-un sar-a-da nuigon  
年春的月于内官

ᠶᠢᠵᠢ-ᠠ-ᠲᠠᠨ-ᠢ ᠨᠢᠭᠡᠨ ᠮᠢᠭᠠᠨ ᠲᠢᠷᠢᠭ-ᠢ  
ijig-a-tan-i nigen migean tferig-  
亦失哈等把一千单

ᠤᠳ-ᠢ ᠭᠣᠷᠢᠨ ᠲᠠᠪᠤᠨ ᠵᠡᠬᠡ ᠣᠶᠤᠰᠤᠲᠤ-ᠳᠤᠷ  
üd-i qarin tabun jeke oysutja-dur  
把二十五大船于

ᠰᠠᠤᠯᠠᠭᠠᠳᠤ ᠨᠤᠷᠭᠡᠯ-ᠢᠨ ᠣᠷᠤᠨ ᠠᠠᠳᠵᠠᠷ-ᠠ  
saaulcadju nurgel-iin orun aadjar-a  
乘奴干的的地方于

ᠶᠠᠸᠠ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iledju dusi-jin jamun bajiauldju nojad  
遣都司的衙门设立官

①②与格、位格形式为«w/»(第6, 8, 12行)«w/»(第6, 10行)，这和《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的情况相符。我们在本文里暂按区别[t]、[d]的规则转写。

③参看第13行注释①。

④是汉字“内官”的音译。

⑤«w/»(第6, 8行)表示复数，词首辅音应读为[t]。

⑥相当于现代蒙古语的«ᠲᠠᠪᠤᠨ»«ᠲᠠᠪᠤᠨ»。

⑦是汉语“都司”的音译。

⑧是汉语“衙门”的音译。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ᠲᠠᠪᠤᠨ  
[...] bitfig-[...] tegü[...]-gadjar-un  
地的

ᠶᠢᠷᠭᠡᠨ ᠪᠦᠭᠦᠳᠡ-ᠵᠢ ᠠᠮᠤᠴᠤᠯᠠᠭ ᠬᠡᠮᠡᠨ  
irgen bügüde-ji amuculba kemen  
民皆把安守了说是

ᠬᠡᠮᠦᠳᠤ ᠲᠤᠲᠤᠮ ᠲᠦᠷᠢ ᠳᠠᠲᠦᠭᠠ ᠨᠠᠷᠠᠨ  
kümüd tutum tgrī datja naran  
人各天从太阳

ᠤᠷᠭᠠᠰᠠᠨ ᠮᠡᠲᠦ ᠪᠠᠵᠠᠰᠤᠯᠤᠰᠠᠮᠤ ᠪᠠᠰᠠ  
uruašan metü bajasultsāmu basa  
升了如同改善又

ᠳᠠᠶᠠᠭᠤᠨ ᠢᠯᠡᠭᠦ ᠬᠡᠮᠦᠨ ᠠᠠᠯᠤᠳᠠᠭᠠᠨ ᠣᠳᠪᠠᠰᠤ  
djaaun ilegü kümün aauldḡan odbasu  
百余人全面去

[...] [...] ᠵᠡᠬᠡ ᠲᠢᠭᠠᠯᠠ [...] ᠲᠢᠮᠡ-ᠠ  
[...] [...] jeke tḡola [...] tme-a  
大称号印信

[...] [...] ᠰᠡᠵᠢᠷᠠᠭᠠᠳᠤ  
[...] [...] sejurḡadyu  
署

①②这都是词干部分，其下半部不清楚。  
③是«w/»一词的复数形式。这个词与它下面的«ᠲᠠᠪᠤᠨ»结合成一个词组。在现代蒙古语里，«w/»的复数形式是«w/»。  
④《宪者都开致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力普的书》里就有这样书写形式：«ᠲᠠᠪᠤᠨ»；现代蒙古文为«ᠲᠠᠪᠤᠨ»。  
⑤词首部分看不清楚，象«w/»(iḅa)，也象«w/»(dḡi)。  
⑥长田氏释稿在此处有«ᠲᠠᠪᠤᠨ»一语，转写为“kürbäsü”，译为“到”。  
⑦这是回鹘文的拼写形式，现代蒙古文为«ᠲᠠᠪᠤᠨ»(tamaa-a)。  
⑧此处，模模糊糊看到«ᠲᠠᠪᠤᠨ»字样，

如作《—ᠠᠨᠠᠨᠠ》[tʃau, sükes] 鈔銀), 恰与群阳汉文意思相符, 但不能妄拟。这类词语见于《萨竹寺云南王会首碑》等语。

2.  $\text{törügsen gadjar-taaan tümen-ü jamun}$   
 生了的地在万尹衙门

$\text{bajiauldgu unida medegsed irgen-i}$   
 设立先前管了的民把

$\text{medetügei kemen ilebe jun lau arbaduuar}$   
 管也者说建永乐第十

$\text{on öbül sar-a-dur basa nuigon isiq-a}$   
 年冬月于又内官亦失哈

$\text{tan-i djarudgu gai si etfe nurgel}$   
 写把差海西自奴干

$\text{kürtele dalai-jin aadarkin}$   
 到海的外的

①②《—ᠠᠨᠠᠨᠠ》这几个词译成现代蒙语就是《—ᠠᠨᠠᠨᠠ》。长田氏释稿将《—ᠠᠨᠠᠨᠠ》、《—ᠠᠨᠠᠨᠠ》录为《—ᠠᠨᠠᠨᠠ》、《—ᠠᠨᠠᠨᠠ》, 词首 [m] 辅音后面没有元音。

③若面蒙语为《—ᠠᠨᠠᠨᠠ》[tebül]。但是, 碑文采用的《—ᠠᠨᠠᠨᠠ》这种口语形式, 也见于其他一些重要历史文献里, 如《阿鲁浑可汗书翰》(1289); 《华美译语·时令门》有“兀寒”(“冬”)一词, 其读音基本上和碑文《—ᠠᠨᠠᠨᠠ》一致。

④照片上清楚地看出《—ᠠᠨᠠᠨᠠ》。与汉文“复命内官亦失哈等……”对照, 根据上下文, 拟为《—ᠠᠨᠠᠨᠠ》(参看第6行注释②)。

⑤相当于现代蒙语的《—ᠠᠨᠠᠨᠠ》、《—ᠠᠨᠠᠨᠠ》。

9.  $\text{küü gii [...] er-e em-e [...] da}$   
 苦矣 男妇 于

$\text{torgan degel ba [...] keregtü ed-i}$   
 鞍衣和 用物把

$\text{sojurgabasu jeke öfuken ötegiis}$   
 赐(呵)大小老

$\text{dgalaus kiged [...] }]$   
 少 等

⑥这是一个构形部分(参看第6行注释①②), 它的实际读音([ta], [te], [da], [de])中的某一个, 只能根据其面的调干音素来确定。

⑦有的学者认为建《—ᠠᠨᠠᠨᠠ》不是书面语词, 也不是蒙语诸方言词。其实, 这个词在不少作品里都有, 而且很多蒙文词书都把它作一个词条列于书里。如:《御制五体清文鑑》、北京蒙文出版社编《蒙文分类词典》、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编《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编《蒙汉词典》、科瓦列夫斯基编《蒙俄法词典》、策伯勒编《蒙语简明解释词典》以及铃江、下永编《蒙古语大辞典》等等。该词在现代蒙语里的读音为[de:l]。布里雅特语里也有这个词, 读音“дэрл” (参看: 桑席叶夫著《蒙古语比较语法》1959年汉文版, 第59页)。

10.  $\text{edgen-ü möngün altan eldeb tabun [...] }]$   
 君的饭 全 [诸种]

$\text{tan-ijar-süm-e bosuaadgu eadjar-un}$   
 等以寺 建立地的

$\text{irgen-i egke amuulan ijar bügüde}$   
 民把 寨子 以 皆

$\text{sajin sedgil ijer atusai kemedü jug}$   
 善心 以 说着 永

$\text{lau arban nigedüger on namur sar-a}$   
 东 第十一 年 秋 月

$\text{da nurgel-ün örüne eteged mög giḡ}$   
 于 奴干的 西 方 满 涅

$\text{djam-un dzeḡün}$   
 站 的 左

①见第6行注释②。

②如果其前面有阴性词, 则读 [ijer]。

③长田氏释稿录为《—ᠠᠨᠠᠨᠠ》, 即在《—ᠠᠨᠠᠨᠠ》[ca] 辅音后面没有《—ᠠᠨᠠᠨᠠ》[ca] 元音。

④⑤是“满”、“涅”二字的音译。

⑥照片上, 此处只有《—ᠠᠨᠠᠨᠠ》字, 长田氏蒙文亦同, 但他转写时补入了一个“gün”音节。我们核对了有关资料, 也主张补入这个音节。

11.  $\text{acula törügsen öndür bögetele dzoqis}$   
 山 生了 高 而 造意

$\text{tu sajin-u tula uridan-u kigsen gon}$   
 好的 因 先前的 造的 现

$\text{jim ger-ün aadaafi süm-e bosuaadgu}$   
 音堂的外 寺 建立

$\text{burqan-i djarufin saulaaba qolakin}$   
 佛把塑 使坐了 这的

$\text{ba ojirakin kümün mörgüdü bujan}$   
 相近的人 叩头 福

$\text{eribesü bügüde amumu-dy-a erten}$   
 祈 皆 安 乎 矣 古

$\text{etfe edäge kürtele [...] }]$   
 自 今 至

①②是“观音”二字的音译。《蒙古秘史》所用的500多个汉字中, 就有这个“音”字, 用它来记 [im] 音(但不出现于词首)。

③长田氏释稿录为《—ᠠᠨᠠᠨᠠ》, 转写为“juririn”, 译为“像的”。

④⑤⑥此处较清楚地看到《—ᠠᠨᠠᠨᠠ》这样字, 根据有关资料, 根据上下文意思, 认为是《—ᠠᠨᠠᠨᠠ》。

12.  $\text{irgen-i asaran tedjiekü tegün etfe}$   
 民把 惹 兼 止那

$\text{ülegü jaun bui köböḡud asinar-un}$   
 余 何 有 子子 孙孙的

$\text{busu maauḡ törüdüḡ ker tšidaḡu bišidḡ}$   
 别 歹 生 怎能 书

tümen tümen on [...] delgeregülbai  
 万 万 年 传 播

①长田氏释稿录为《...》，转写为“tabun”，译为“五”。

②长田氏转写为“on”，译为“年”。

③第二个音节的“x”[ɣ]辅音字母，在照片上模糊不清。

dai miŋ juŋ lau arban nigedüger on jisün  
 大明永乐 第十一 年九

sar-a-jin qorin qojaduaar ödür bajiaulba  
 月的 第二 日 建

④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词不同于书面语词，其实，它被用于各种文体的作品里，也收录于各种词书里。

⑤即《...》。

dzyla ijar djaruadaasan nuigon ifiq-a  
 勅 以 披 差 内 官 亦 失 哈

gidaq-a? djaŋ [...] djaŋ diŋ an  
 张 张 定 安

### 三、女真文碑文校释

女真文碑文，也刻在碑阴，自右至左，竖写十五行，其中第一、二、三、五、六、八、十行顶二格。因碑阴的碑额已用蒙文书写，故无女真文碑额。女真文碑文的内容也是汉字碑记的摘译，并非全译，词句之间也有变动，故不能以汉字碑记的原文推知。女真文碑文误字、漏字颇多，漫漶不清处也较多。本校释据中外诸家原文斟酌移录。

此碑女真文刻于明初，有些语法和词汇稍异于金代各石刻，字形也有微小的变化。

[...] ba tsegü baigu ijar dusi  
 和 千 户 百 户 以 都 司

egüdügsen nurgel [...] bügüde-ji  
 创 建 奴 儿 干 皆 把

kitad bitfig [...] bitfigü amu  
 汉 文 写 有

mogul bitfig- [...] arambuq-a  
 蒙古 阿 鲁 不 花

ortfiuucosan  
 译

- ①是“千户”二字的音译。
- ②是“百户”二字的音译。
- ③长田氏释稿录为《...》，转写为“imü”，但没有对译。
- ④现有几个照片上的字迹都一样，较清楚看到的就是《...》部分。从很多方面看，象是《...》(Ibitfigetfi)，《华夷译语·人物门》有“必闻赤”(汉译为“吏”)一语，可参考。

一天 英<sup>1)</sup> 胤 光 莽 柔 斥 反 宋 宋<sup>2)</sup> 杀 奈 羊<sup>3)</sup> 旱 米 □<sup>4)</sup> 天  
 dai mi za qan ni akam gi ru ru ga ni bua da i yu tai  
 大 明 皇 帝 的 勅 以 奴 儿 干 的 地 方 于 永 (守)

草 任 右 吏 甫 卓 吏<sup>5)</sup> 写 夫 恸 夷 忝 益 灾 吏 右 倅  
 la djaŋ mei iŋ wo xo ili bua dandi tji abza do a bie mei gog  
 寺 造 碑 建立 阙 天 高 有

契 奴 胤 系 乘 右 关 益 灾 友? 吏 右 倅? 捺? 巧? 忝 乐?  
 gien doro ba dgr mei tan da ru bie mei ti dsiŋ wei xun  
 明 覆 能 有

灾? 用? 杀 右? □ □ □ 斥 奇  
 midu ulga dgi mei a gai  
 重 啊

二 胤 元 杀 杀<sup>6)</sup> 系 羊 方 尚 半 羊 吏 斥 圣 吏 吏 羊 无  
 xa qan ni ujŋ ilo du tonon ito a a xo gi bandi bu xai da xun  
 皇 帝 的 译 于 万 民 安 以 使 生 了 于

斥 倅 斥<sup>7)</sup> 父? 后 昊 昊 兀 俊 友 早 斥 [倅等]<sup>8)</sup> 吏 斥 天  
 xun la zi on ur qon dga la goro on lo xi nilme ili da xa ru  
 近 方 喜 悦 远 方 人 服

三 胤 元 舟 吏 忝 戈 再 杀 倅 天 圣 友 斥 容 称 九 南  
 xa qan ta bie abza i fa dga lo tai pi iŋ gi susai ania qjemon i  
 皇 帝 坐 了 天 的 下 太 平 以 五 十 年 九 夷

丹 平 册<sup>9)</sup> 妥 昊<sup>10)</sup> 向 吏 尚 早 倅 益 益 俊 写 为 圉 土  
 dgaun mei ien so dga di xai xu lo ti dga qru goro ili bumo gurū un  
 八 蛮 羊 籍 山 谷 从 路 远 建 立 国

杀 倅 伏 吏 充 交 为 俞 昊 丞? 斗? □ □ 单 仇 倅 策  
 ni naiŋ mer xo tak den bumo di dga wei tao ai uli ti dgiŋ  
 的 人 赏 赐 进 贡 来 着 惟? 北

孟 反 宋 灾 杀 找 莽 羊 卓 [吏]<sup>11)</sup>  
 ŋ ru ru ga ni fa lia du do on  
 东 奴 儿 干 的 部 落 于 居



四 履 戈 斥 佻 笑 史 屈 丞 戈 再 杀 佻 天 至 久 史 板  
 bo i gi la mi udi (ga) abza i fo dgo la tai pi ig bo dandi  
 位? 的 吉 列 迷 野 人 天 的 下 太 平 (把)

老 更 斥 佻 右 抱 東 亥 刺 礼 奎 侯 亥 戈 朱 右 关  
 pie ka kay la mei go dawa ta je lo bua goro an i yi mei dan  
 闻 叩 头 欲 往? 只 地 方 远 的 至

並 烏 丞 [未]<sup>(4)</sup>  
 da usu uai gisa  
 未 能 呀

五 胤 亮 杀 乘 斥 子 亦 杀 羊 更 更 更 我 屈 史 酋 羊  
 xa (gan) ni alawe gi ilan tjo ni a tji bu bie il (ga) bo gomx a  
 皇 帝 的 勃 以 三 次 使 者 遣 人 民 (把) 皆

良 斥 舟 岳 乘 斥 乘  
 xa gi to dgo o lu sa  
 安 以 居 哦?

六 秀 杀 半 羊 斥 屈 杀 羊 史 中 乘 秀 署 更 杆 史 早  
 adgan ni naqilax da il (ga) ni a xa o sa xada ima xai ei o i  
 若 的 心 于 人 民 的 安 哦 独 不 完 全 未

早 九 杀 笑 屯 反 刘 杀 南 孟 用 皮 一 五 孟 更 件  
 lo ujewan ania nienie ori nu in guan i ji xa adi omx wigan tjao xai nialma  
 乐 九 年 春 内 官 亦 失 哈 等 一 千 军 人

文 魁 奔 角 巾 羊 舟 游 反 太 史 杀 奎 羊 更 更 杆  
 orin furdge amba di xa du ta bu? nu ru go ni bua du bu bie da  
 廿 五 大 船 于 乘 奴 儿 干 的 地 方 于 遣 都

殊 戈 庚 更 写 帛 夙 果 使  
 si i xa fan ili bu? bei so bitxa  
 司 的 衙 门 没 立 官 吏

七 更 酋 汰 秀 奎 戈 尚 羊 酋 羊 更 南 更 件 反 盖 丞  
 ji gomx naft be bua i ilo a gomx a xa baxa somo nialma nu (gan) abza  
 皆 和 顺 地 方 的 人 民 皆 安 得 说 是 人 每 天

羊 兒 杀 並 非 次 序 胤 侯? 反 唐 吳 豆 此 何 示 系  
 da (sun) ni do xai go sa doro goro nu ur (gan) dgo uli xa fan tjo  
 于 日 的 并 样 罢 攻 喜 啊 余

屯 件 更 [中]<sup>(2)</sup> 亮 更 斥 佻 右 北 齐 朱  
 ori nialma da xa bie ka kay la mei go no gisa  
 人 服 从 叩 头 去 呀

八 胤 亮 帝 茶 为 艾 柴 刺 为 柴 更 史 胤 斥 亮 友 并  
 xa (gan) ta sa dali buru dai si bu mo o dgo xa doro o utu xwa ku  
 皇 帝 朝 廷 中 的 署 理 官 职 印 信 衣 履

亮 孟 此 礼 件 刺 柴 羊 斥 更 奎 羊 方 尚 庚 更 写  
 bo tjao ali buwi nialma je o bandi lu xai bua da tamon xa xa fan ili  
 布 抄 给 人 按? 所 生 的 地 方 于 万 户 衙 门 没

出 策 次 兄 更 斥 屈 史 兄 斥 杀 豆 更 刺 早 史 早  
 bu? dgal a sa xai il (ga) bo sa xi ni somo bu je i ylo  
 立 前 知 道 了 的 人 民 (把) 知 道 的 说 是 使 永 乐

于 赤 羊 屯 反 刘 泰 南  
 dga ania tuwo ori nu in guan i  
 十 年 冬 内 官 亦

九 孟 用 反 秀 更 更 更 更 舟 并 斥 反 史 史 羊 朱 帝 友  
 ji xa adi ba bu bie xai si da xi nu ru go da ijt ta la  
 失 哈 等 (把) 遣 海 面 由 奴 儿 干 于 直 到

胤 屯 笑 休 斥 舟 南 反 示 仓 件 羊 斥 并 金 帝 岸  
 mado ori tu li xi ku i adi xaxa xaxa nialma da utu nu bai ta ga  
 海 外 苦 夷 等 男 女 人 于 衣 履 器 物

更 刘 文 此 秀 谷 天 孟 里 羊 各 酋 后 吳 右 更  
 uli in bo ali ba sak dai ji xa amba oso gomx ur (gan) mei da  
 钱 财 (把) 给 若 少 大 小 皆 欢 喜 服

申 羊 〔并 件 反〕 羊 刘  
 xa da atji nialma udi ai in  
 从 于



- 5) 此三字义为“碑”，南即南字，此碑文凡“南”皆作“南”。
- 6) 此与满语  $\text{usien}$  相当，义为“湿润”。
- 7) “先斥”，义为“边”，“先斥斥斥”，义为“边方”，与“候父”（本碑“父”都作“父”）goro on 为“边”，“候父军斥”goro on lo xi 为“远方”，保相对语，对照碑阳汉文，意义很明显。
- 8) 此二字，罗福成《明奴儿干永宁寺碑女真国书图释》（《满洲学报》1937年第五期）及罗福颐《满洲金石志》（1937年）卷六（以下略称罗氏）作“查辱”，长田夏树《奴儿干永宁寺碑蒙古文女真文解》（见《东洋学论丛》（石涛先生纪念号）），以下略称夏田、安马敏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以下略称安马）作“□号”（所指皆内藏藏版本），文上讲不通，疑当作“伴零”。
- 9) 罗氏作“死由安压册”，夏田作“斥□天卒丹”，罗福成第五字作“仔”，安马前四字均缺，第五字也作“仔”。然细考原文及碑影似应为“九南先卒丹”，即“九夷八蛮”。
- 10) 长田作“央央”，安马缺，罗氏作“央央”，按《女真译语·器用门》，“年”作“央央”so dga，“央央”亦读so dga，女真文同音字可互用，对照汉文碑志，故依罗氏。
- 11) 此字不甚清楚，按文义似为“居住”之义。
- 12) 此三字为满语  $\text{amv toila}$ （义为“只”）的相对语。“只”字，原文中多作“死”，唯安马作“死”。按《女真译语》此字都作“死”，本碑女真文碑文中，凡有“”的字多有略，作“死”不误，从安马。
- 13) 此字罗氏作“金”，长田作“金”，安马缺。按“金”、“金”bai 即“百”，疑误。因下文有“候父”goro on，中其文义当读“查”字无疑。
- 14) 罗氏作“岸”ba，安马作“岸”，夏田作“斥”o，疑当作“朱”gisa。此为感叹词，相当于汉文的“呀”，常出现在句末末尾，参《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378页），但也有“岸”的可能，故加方括号，以示区别。
- 15) 此二字见于《女真译语·杂字·人事门》。满语  $\text{amv oljin}$ ，义为“使者”，“卒央更更”，义为遣使。
- 16) 本应作“更更”，本碑“更”字多写成“更”。又此词在本碑文中又见于第六行、第九行。长田于此行注音 bu bie，于六行、九行又注音 ugi bi，非是。满语  $\text{amv bombi}$ ，义为“给”或“与”，但也可作“使”字解。
- 17) “半”，《女真译语·身体门》作“半”。
- 18) “中”，《大金得胜陀颂》作“中”，“北音碑”作“中”，应有“”，但本碑中凡有“”之字多略去，并非误写，故依原状。
- 19) 此字可能是满语  $\text{amv ganda}$  的同义字，义为“独”，本是名词，但满文名词与形容词可以互用。
- 20) 满语  $\text{amv imata}$ ，义为“完全”，右如女真文否定助动词“排寒”（见《女真语言文字研究》314页），则为“不完全”，保对译汉文碑文“未善”二字。
- 21) “早早”，应作“早米早”i-yj lo，保“米早”二字的译音，原缺中间的“米”字。参见第八、十三各行“米早”二字译文。又本碑“早”、“早”都作“早”、“早”。
- 22) 夏田作“斥”，细审碑影似为“伴”，即“人”。对照汉文碑文“官军一千余人”文义正合。
- 23) “鹿”doro，感叹词“罢”、“呵”之意，参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378页。
- 24) 罗氏作“吧”，长田、安马缺。由前后二字看，此字似应作“中”。
- 25) 此三字相当于满文的  $\text{amv daisolabumo}$ ，义为“署理”。
- 26) “使知道前知道了的人民”，意思是“使统率旧部”。
- 27) 《女真译语·杂字》“海西”作“足玉”zai si，此碑作“更赤”zai si，夏田作“足赤”zai tsf，“赤”与“赤”字音相近，女真文译汉音无一定字，音近即可。
- 28) 《女真译语·杂字·通用门》女真文作“益天”，注音作“撒刺大”。按《金史·国语解》：“撒答，老人之称”，则其音不能为“撒刺大”salada 可知，宜从满语作 sakda。
- 29) 罗氏作“半”，长田缺，或为“半”字，意亦可解。此处皆缺。

- 30) 碑面字迹漫漶不清，从排头看，可能是“风光”二字。
- 31) 长田作“受”，罗氏作“受”，从罗氏。
- 32) 此二字可能是《女真译语》和《得胜陀颂》里的“更更”bu ru，义为“水”或“并”。女真译语中常有同音字代替的现象。
- 33) 此三字可能就是满语中的  $\text{amv tuzon}$ ，义为“地”。
- 34) 此字模糊不清，诸家原文均缺。对照汉文碑文，当为“土”。
- 35) 罗氏作“并”，长田、安马缺。细审碑影似为“吧”。
- 36) 此二字罗氏作“受受”，长田作“受受”，疑为“更更”，对照汉文碑文，文理始通。
- 37) 此三字相当于满语的  $\text{amv udgolambi}$ ，义为“重特”。“固”音“兀者”udgo，不音“兀”u，“茶”是助动词，表示连续动作。
- 38) 此字诸家原文不同，疑为“受”字。
- 39) 此二字可能就是满语中的  $\text{amv jola}$ ，义为“刻制”。
- 40) 此字漫漶不清，从蒙古文字碑文中加为“二”字，故应作“二”。
- 41) 这是“亦失哈”与“张童儿”之间的另一个内官的名字，女真文此处字迹不清。
- 42) 《女真译语·杂字·人事门》女真文作“更答”，音“朱光”。此碑作“查乱”，证女真文碑文用字不一定与《译语》相合，只要音近即可代用。

### 女真文碑记汉译

大明皇帝敕于奴儿干地方建立永宁寺碑

盖闻天高明〔故〕能覆，〔地厚〕重〔故〕能载。—皇帝之泽致万民生活于安乐，〔故〕近者悦〔而〕远人服。二皇帝御宇以来，天下太平五十年矣。九夷八蛮，边远部落之人，自山谷，籍舟车，为贡赏，进贡而来者〔甚多〕。唯居于东北部落之三吉列迷、野人，闻天下太平，〔欲往〕叩首，只以路远未能至。四皇帝敕三次遣使，使人民皆安居乐业。五君心尤以为人民安乐而未臻至善。永乐九年春，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千人，乘巨船二十五艘，于奴儿干地方设立都司衙门。官吏六皆和顺，地方人民皆得安乐。人每如日升天般欢喜。〔所〕余众人〔咸〕叩头归服。七皇帝授以朝廷之官爵印信，给以衣服布钞。按土著地方设立万户衙门，使统率旧部人民。

永乐十年冬，遣内官八亦失哈，由海西直达奴儿干及海外苦夷等处，赐男妇以衣服、器用、财物，老幼大小咸欢欣归服。九〔皇帝〕以金银财物建寺。〔俾〕地方人民不寒不饥，皆归于善。永乐十一年秋，于奴儿干西方，满泾站之—〇左，其山高而秀丽，改旧有之观音堂，建寺塑佛。远近之人，叩头展敬，人〔咸〕欢喜安乐。自古—以来，〔未有〕珍恤群黎如此者。至〔吾〕子孙之世，岂能不臣服效力而持异意哉！〔故〕刻石立碑，〔以〕垂万年之恩。—二

大明永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三

内官：亦失哈、〔扎答申〕、张童儿、张定安。—四〔其〕都指挥、千百户、奴儿干都司诸官员之名字，载于汉文。女真文书写人：辽东女真康安—五

### 四、碑侧四体文字注音

《永宁寺记》碑的左右两侧，各刻有佛教的“六字真言”。这四体字的“六字真言”，分作两行。每行又分上下两段。左上用汉字，左下用蒙古字，右上用藏文，右下用女真字。篆刻四体字附释音如下：

汉文	唵	嘛	呢	叭	彌	吽	藏文	ཨྌྲྀ	མ	ཎི	པདྨེ	མེ	ཧཱུྃ
	am	ma	ni	pad	mi	xuy		om	ma	ni	pad	me	hu
蒙文	ᠮ	ᠮᠠ	ᠨᠢ	ᠪᠠᠳ	ᠮᠢ	ᠬᠤᠭ	女真文	矣	元	米	糸	矣	消
	om	ma	ni	bad	mi	quy		am	ma	ni	ba	mi	xu

### 贰 《重建永宁寺记》校释

《重建永宁寺记》撰刻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碑高207厘米，宽122厘米。正面额题汉文“重建永宁寺记”，碑文竖刻，凡三十行，正书，行四十四字。一行低一格，四、七、八、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七行顶一格。二十二行至三十行载职官姓名，字体较小。碑阴和碑侧没有篆刻他种文字。

碑文校释体例与《永宁寺记》同。

#### 重建永宁寺[碑记]一

惟天之高覆，四时行，万物生焉；地之厚载，二气合，万物育焉；圣人至德，五常明，万姓归焉。故尧舜仁昭而□□□□所化□□，无为而治，后世□□□□者，恭惟我三圣朝布德施惠<sup>1)</sup>，□□而愈明，天下归服，隆盛久矣。是以蛮夷戎狄，闻风向化，而朝□□贡者，络绎不绝。惟奴儿干国远□□□□之表，道万余里，人有女直或“野人、吉列迷、苦夷。非重译莫晓其言，非威武莫服其心，非乘舟难至其地，非□□□□五难处其居。风俗之异，弗能各举。洪武间，遣使至其国而未通。永乐中，六上命内官亦失哈等，□□锐驾大航，五至其国，抚谕慰安，设奴儿干都司，其官僚抚恤，斯民归化，遂捕海青方物朝贡。七上嘉其来，赐爵给赏，劳慰还之。朝廷尤<sup>2)</sup>虑未善，更命造寺，使柔化之。十一年秋，择地满泾之左，创寺塑佛，曰永宁八寺。国民仰观，忻然皆曰：“我地亘古以来，未□□有此□□也！”宣德初，复遣太监亦失哈部众再至。以当念九圣天子与一○天同明，如日日月，仁德之大，恩泽之溥，谕抚之其民悦服。且整饰佛寺，大会而还。

1) 《满洲金石志》(以下简称《志》)在“朝”字上空两格，《满洲金石志稿》(以下简称《志稿》)不留空格，俱与原碑款式不符。按本碑凡遇“圣朝”“皇上”等字，皆提行写，并高出一格(永乐碑则高出两格)。此行顶头一字为“圣”，尚可辨识。“惠”字亦然，诸本未录，今补入。

2) “女真或”三字，诸录本皆缺。经放大细核，此三字碑面处斑驳较甚，然字迹犹存。

3) “尤”字疑系“犹”字之误刻，或与“犹”字通。

七年，一上命太监亦失哈同都指挥康政，率官军二千，巨缸五十再至。民皆如故，独永宁寺破毁，基址存焉。究□□之，其□□人一吉列迷毁，寺者，皆悚惧战慄，忧之以戮。而太监亦失哈等辨—三皇上好生柔远之意，特加宽恕。斯民谒者，仍宴以酒，给以布物，愈抚恤。于是人民老少，踊跃欢忻，咸啧啧曰：—四“天朝有仁德之君，乃有贤良之佐，我属无患矣。”时众议西郭[仍]建原寺<sup>1)</sup>，敢不复治。遂委官重造，命工塑佛，不劳而毕。—五华丽典雅，优胜于先。国人无远近，皆来顿首，谢曰：“我等臣服，永无疑矣。”以斯观之，此我一六圣朝聪明德博，道高尧舜，存心于天下，加惠于穷民，使八方四裔，多士万姓，无一饥寒者。其太监亦失哈、都指挥康—七政尤能宽仁厚惠，政治普化，服安蛮夷。[懿欤]尚矣！伟欤懋哉！正谓圣主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八求报于鬼神也。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归焉。是故有阴德必有阳报，有—九隐行必有昭名，此之谓也。故为文记万世不朽云二〇

大明宣德八年癸丑岁季春朔日立二—

钦差都知监太监：亦失哈 御马监左少监：白金 内官：范桂、潘昂、阮落、阮蓝、阮通 给事中：□□二—

辽东都司都指挥：康政 指挥：高昂、崔源、高□、李□、杨龙、王□、王□……康福、徐监、……二三 金宝、金振、崔越、刘三、□□、□□、丁振、杨越、刘□、王□……王胜、王宣、……二四 高□、□□、马旺、黄督、马□……徐□、王达 太医院医士：吕谦……二五

□□等卫指挥：蒋旺、王□、□□、杨春、陆兴、……二六

海西□□城等卫指挥：木塔兀哈、弗家奴、李希塔、木刀兀、李□马刺、□□木儿哈、……二七  
……周美、□□、金海、王全……□□英、□□ 通事：百户康安 书丹：郾人张斌 吏：王□、□□□、□□、□□成二八

画匠：□□升、孙义 木匠：□□成 石匠：□□□、余海 泥水匠：□□□ 铁匠：雷遇春……二九  
[奴儿干]都指挥：康福、王肇舟、佟胜 经历：孙□ 吏：刘观三〇

1) “时众议西郭[仍]建原寺”句，诸录本于“西”以下作“□□建□□”。今细核之，“郭”、“原”、“寺”字迹犹可辨识，“仍”字依文意补入。

### EMENDA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THE MING DYNASTY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YUNG NING MONASTERY AT NU-ÊRH-KAN

by

Chung Min-yen and Others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some Soviet revisionists have alleged in a number of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the Heilungkiang (Amur) valley and the land to the east of the Ussuri River

were first discovered by the Russians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y further claimed that prior to that these lands "had not belonged to China" and that nor were they "subject to anybody" or "inhabited by the Chinese". All these are sheer fabrication of history.

From very early times the Heilungkiang valley and the land to the east of the Ussuri River had always been Chinese territory. An indisputable testimony to this historical fact is borne by the Ming Dynasty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Yung Ning Monastery at Nu-êrh-kan 奴儿干. Of the two stone tablets found at the Yung Ning Monastery, one, entitled *Dedication Inscription of the Yung Ning Monastery* 永宁寺记 and engraved in four languages—Han, Mongolian, Nü Chên 女真 and Tibetan, was erected in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Yung Lo 永乐 (A. D. 1413) when the monastery was first founded at the site by the officials of the Ming court. The other, entitled *Dedication Inscription concerning the Rebuilding of the Yung Ning Monastery* 重修永宁寺记 and engraved in the Han language, was erected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süan Tê 宣德 (A.D. 1433) at the time of its rebuilding. The texts of both inscriptions refer to the founding of the Nu-êrh-kan Commissariat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gion within this twenty year span by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 Yi-shih-ha 亦失哈 and others. Among the hundred odd people listed at the end of both inscriptions are officials and commoners of both Han and other Chinese nationalities. All these bear an eloquent testimony to the fact tha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gion was governed by the Commissariat of Nu-êrh-kan, a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branch within the multi-national state of the Ming China.

Although the Ming Dynasty buildings of the monastery had long since disappeared, the two well-known stone tablets, which had stood at the site for nearly five hundred years, have become the subject of many Chinese and foreign accounts. In the twenty-eigh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ang Hsi 康熙 (A. D. 1689), Yang Pin 杨宾's *Liu Pian Chi Lüeh* 柳边记略 gave the earliest Chinese account of these inscriptions. He was followed by some nineteenth century foreign travellers who either mentioned or described these inscriptions in their writings. In 1885, when the region had already been annexed by the Czarist Russia for over twenty years, Ts'ao T'ing-chieh 曹廷杰, an official of the Ch'ing court, visited the site and saw the two tablets. With his own hands he made rubbing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had them published in the *Chi Lin T'ung Chih* 吉林通志 (Gazetteer of Chi Lin) in 1891. Since then,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have made repeated studies of the texts of these two inscriptions.

Availing themselves of the work of other scholars and of several sets of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s and copied versions of the inscriptions, the authors have made a painstaking re-examination of these texts in three scripts (Han, Mongolian and Nü Chên) and succeeded in deciphering some hitherto unidentified characters and correcting the reading of other characters.